

从哑妹与瞎伯的形象魅力分析戏剧中次要人物的作用

王馨蔓

创作

—

——析中国第十届戏剧节两部戏剧《巫山神女》与《郭双印连他乡党》

中国第十届戏剧节中有两部剧：歌剧《巫山神女》、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剧中有两个十分有艺术魅力的次要人物：《巫山神女》中的哑妹、《郭双印连他乡党》中的瞎伯。两个人物作为符号化的人物，对主要人物起着烘托的作用，对情节起着推动的作用，他们的身上更加透彻深入地揭示着主题，弥补了剧作中的缺憾，与此同时观众的审美情绪也得到了催化。

先从这两部戏的故事内容说起：

《巫山神女》是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合作，陈薪伊导演的浪漫主义歌剧。很久很久以前，女娲娘娘炼石补天遗落了十二块石头在长江的江心，形成了暗礁“朝我来”，于是在凶险残酷的“朝我来”旁边就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船毁人亡的悲剧。水旺是一个勇敢强悍的船工，但是他却打动了“朝我来”的九妹，他们沉醉在爱的甜梦中时，水旺的船工兄弟们去闯滩丧身于“朝我来”。祭江一幕，船工们的妻子们伤心欲绝地到江边祭奠丈夫，悲痛叫她们决然地投入水中随夫而去。水旺沉重的悲痛令九妹伤心，船工们悲壮的一幕令她惭愧。九妹把除掉“朝我来”的秘密告诉了水旺：去阴间拿到鬼魂的还阳血。九妹与水旺历尽千辛万苦拿到了“还阳血”，水旺投入了滔滔江水与九妹紧紧拥抱在一起。朝我来毁掉了，九妹化作了屹立在江边的神女峰，水旺化为了萦绕在峰峦的七彩云霞。

《郭双印连他乡党》是西安话剧院演出的反映碾子沟在郭双印带领下脱贫致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大山深处的碾子沟，这是个穷地方。有一天，村子里推选支书，郭双印说：“球，我看我能行。”就这样他当上了村里的支书，为了让自己没有退路，他把乡村医生的牌子摘了，全心当好村支书。冬天，西北风刮着，大雪飞着，他领着乡亲们挖树坑。开春了，为了能及时地种上树，郭双印号召党委党员捐款买树苗，终于建成了碾子沟的“绿色银行”。郭双印领着乡亲们修四米宽的能进汽车的大马路，学校房子漏雨，他率先带领村民搬砖

整修。但他的做法被村民们误解，甚至上告，上级派领导老习来调查他的工作让他反省自己的思想作风问题。会上，国家拨的二十万款项有了回信，郭双印的岳母因为没钱治病去世了，他本人也垮了下来，病入膏肓。

在故事的介绍中，两个次要角色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只要稍微深入地想一点，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是两个人物形象的特殊性与矛盾性。《巫山神女》是一部歌剧，顾名思义这种戏剧形式的特点就是以歌唱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唱表心声。“哑妹”的名字就使人产生诧异感；一个哑巴姑娘怎样表演歌剧？编导很巧妙成功地处理了这个矛盾。哑妹的特殊使她的角色变得与众不同，第一幕中哑妹端着酒走到每一个船工面前，用清脆柔美的带着婉转起伏的声音祝福和祈祷着每个人，那美丽的动人的声音仅仅在一个“啊”上表现出来。哑妹的粉裙子在舞台上摆动着，像一只纯洁的蝴蝶，用一连串的“啊”音传神地唱出了她的心声。正是身份的不同和与哑巴唱歌剧的矛盾使小小的哑妹更突出了。

《郭双印连他乡党》是一部话剧，剧中所有的人都是在郭双印当上村支书以后跟着干的人，不论老幼，可以用眼睛看见。而且他们也都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只有郭双印在一次次地让大家知道苦干的目标：种树、修路……瞎伯是不用眼睛，用的是心。他的特殊性是他身份是这个村的村民，但思想是旁观者的思想，有句话叫“旁观者清”，瞎伯恰恰是印证了这句话。大家要干活，他不用；很多人高兴得去吃长面，他仅仅是一个提醒者……这个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从全剧来说，似乎是个很不足取的人物，但是他每次都预知着未来，这种预知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其实不需要考虑编者的用意，只需要将话剧观看一遍就能体会到这个一直在暗光中走来走去的“小人物”并不小。

其次两个人物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与对主要人物具有衬托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剧》中讲“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情节的悲剧与人物的行动就拥有了一种吸引与揭示的作用。《巫山神女》借用了古代神话传说的情节，这是艺术作品中常见的现象。在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任务的塑造，人物的塑造需要语言、动作、神态等显性因素的参与。同时由于受到了戏剧演出时间的限制，主要人物九妹要更多的服务于整个故事的完整，形象上就显得力量单薄，哑妹的形象却可以使得她和水旺变得丰满起来。歌剧的题目已经将主人公明白地确定了，九妹与水旺从故事产生的时候就注定了成

为歌颂与赞美的对象。九妹想到要将“朝我来”毁掉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但是她很快就被爱感召了，被她原本就是女娲之神的补天石的神圣灵性中具有慈悲之心感召着，所以她可以放弃自己，她经历了一些思想的斗争。这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善良的具有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的形象。水旺的果断与丝毫不犹豫是由于他心中的愤恨，他从来就没有惧怕过“朝我来”，所以能毅然决然地作出自我牺牲。甚至见到鬼魂们不愿意献出自己的还阳血时难过万分，他的伟大在剧中是与生俱来的，他的形象是勇敢、坚强、不惧困厄、执着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从人物塑造来说，九妹与水旺的奉献精神是他们的角色与身份必须要做的，在他们的身上带着使命，这两个人物是属于理想化的人物的塑造，不很容易体现艺术人物的丰满性与艺术的真实性。

哑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真实与艺术形象的真实。当水旺在九妹的帮助下来到了阴间时，大家见到水旺很高兴，一听说水旺是来拿他们的还阳血时就变得难过伤心了。阴间凄苦的境遇促使“鬼魂们”不同意献出“还阳血”给水旺。情节上达到了一个冲突的高潮，解决戏剧冲突的重要人物就是哑妹，水旺和九妹都束手无策，哑妹一声声由低到高、有长有短、满含着劝说与请求的“啊”唱出来，这是心的音符、心的声音，它可以打动台上的每个鬼魂，可以打动水旺、九妹，也打动着台下的每一个观众。剧场中的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变成了一种动态的交流互动。九妹与水旺得到了哑妹收集起来的“还阳血”。剧情至此又出现了一个转折，那就是九妹的姐妹赶来告诉鬼魂：还阳血一旦交出就会永远不能转生为人。大家蜂拥而上，夺回了自己的还阳血走了。这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有的真实感受，对于饱受阴间之苦的魂来说，转生是他们痛苦的结束与幸福的开始，但要是为了永久的痛苦去牺牲，的确需要好好斟酌斟酌。命运真的要带这些不公给他们？哑妹不能说话，命运对于她已经不公了，她一生的不幸已经叫人同情了，更没有必要去继续牺牲来世的幸福。她的身上体现着一种艺术的真实的心理斗争，“啊”又一次唱起，唱出了心声。她是所有鬼魂的代言人，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更多的歌词，省去了的不只是许多的话语，更是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和一个单调的“啊”中压缩进的诸多感情与细腻心理。哑妹看到了心目中尊敬的水旺的痛苦，“啊”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她作出了最后的选择，一颗心突破了自己，她第一个献出了自己的“还阳血”，而且再次请求着，这时的“哑”妹“唱”出了“奉献”的主题。

《郭双印连他乡党》中的瞎伯是一个线索人物，在全剧中每次都是要发生什么事情时，他是第一个出场的人，告诉村里的小伙子们可以“吃长面”，那就是说有人要死了，小伙子们快乐地去吃长面了。瞎伯是个清醒的人，他知道村里发生的大事小情。郭双印当上村支书的消息，村里除了开会的党员其他人还不知道呢，他就叫郭双印是“郭书记”了。他预言村里要有大动静了，还预知郭双印是个煞星。当然他也预测到了郭双印的死。从头至尾，瞎伯对村里的事情都是一清二楚。他似乎是个知命的人，但没有像郭双印一样做“呱松”的事；他的眼睛是瞎了，可是心里比谁都看得清；他知道着一切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他那里都是天机，这天机不仅不能泄露也不能改。

李渔说“有奇事，方有奇文”^{1[1]}，套用此话“有奇人，才有奇思”，正是有了瞎伯这个独特的人物才有了对整部剧作独特的解读。瞎伯的身上体现着一种全村人的思想的定式，村里人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郭双印的相信，在他的身上延续着村里延续多年的宿命的思想观念，郭双印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不认命的抗争精神，瞎伯的清醒与郭双印的清醒是完全不一样的。瞎伯与郭双印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正面的矛盾，郭双印在舞台上辛苦地、拼命的带领全村人劳动，瞎伯用心体会着村子里点点滴滴的变化，捕捉着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预言，而且他的预言被一个又一个和一件又一件的事验证着。郭双印也是其中的印证者之一。

布瓦罗在《诗简》中说：“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一切虚构中的真正的虚假都只为使真理更耀眼。”这里讲的是美的普遍原则，这是艺术的真实，哑妹和瞎伯都遵循了艺术的真实才有了更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第三，哑妹与瞎伯深化了主题。

哑妹的形象是悲剧性的，正像是她不能说话一样，“哑”即无声，她是英雄背后牺牲者的代表，即使是变成神话，它也是很难被重新提起，这样默默的奉献也许从一开始并不显得伟大，但在歌剧《巫山神女》中最能体现人的“奉献”精神的倒不能不首推这个小角色。九妹化成的神女峰依然秀丽挺拔，围绕着她的水旺化成的云霞雾霭也是缭绕飘逸。它们似乎总能唤醒人的记忆和想象，在美丽的爱情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在他们的内心是有一

^{1[1]} 李渔《闲情偶寄》

个声音的，这个声音由哑妹来唱，越是普通的人物所具有的感情越具有典型性，艺术化的典型人物凝聚着普遍性的品质，可以说正是有了哑妹的牺牲才是的奉献的主题由一个洋溢着爱情气氛的悲剧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博大的爱的奉献的悲壮。

瞎伯是一个揭示悲剧的人物。他的思想是一种传统的宿命，在黑暗中穿梭着的幽灵，在碾子村或者更广阔的地方飘荡了不知道多少年了，这是在中国农民心中固有的宿命的象征性的人物。瞎伯是命运的代言人，不论谁做什么事都是一个字“命”，谁也逃不出“命”的阴云笼罩，一切都是预先注定了的，如果有人想抗争还是命，也是命给他的结局。郭双印带领着一个村子的人去脱贫，他是在与命运作顽强的抗争，这个抗争对于其他人没有什么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全剧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是一格勇敢者与延续百年或千年的“命”的思想的抗争，现实与社会的影响都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了。郭双印作为人的代表死去了，这是命运的悲剧，瞎伯作为陈述人还会继续预测者这个地方的未来，郭双印的抗争一方面是与命运抗争一方面是在划出命运的轨迹，所以在这种心怀大众的胸怀中就具有了更为悲壮的意味。

对比剧中其他的人物，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具有的代表意义十分重大。他们两个身上是有着现实与浪漫结合的意义，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代表。哑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本身就有浪漫的气息，她的身上还体现着人性的真实，是现实中的人的现实的思想性格的显现。她单纯、善良、富有爱心、不成熟、有感召力、具有牺牲精神，有着艺术的磁力。瞎伯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的人物，他是农村中的普通农民，身份确实，人物确定。连瞎眼都是现实的，但他说的话带着注定了的预言，又是一种看似必然的虚幻。他的身份的现实与语言的虚幻便构成了一种现实浪漫的结合。这种结合又有一个基础，二人都有生理的缺陷：一个哑、一个瞎，说不出的唱、看不见的说，打动人的地方就靠情与理了。哑妹的犹豫与心理斗争是感情的体现，这是一种态度，不需要太多的道理，毕竟是人之情，听之足以荡人，感情的催化就在哑妹身上开始了。瞎伯的话看似不经意，好像不需要太多的道理，但他的“历史”的与“文化”的意义已经决定了他身上的理性更多于他的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命运的

代言人，命运的顺从者。与郭双印的较量更建力度了。如果说《郭双印连他乡党》是就事论事的戏剧，只要看看瞎伯这个人物就可以发现它的深刻了。

按:作者为苏州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学生

厦门大学图书馆